

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

目击 纪录片编辑室

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 著

告诉你真实的故事

- 你知道《毛毛告状》后的结局？
- 你知道被俘的志愿军最后的命运吗？
- 你知道留在黑土地上上海知青的向往吗？

请读《目击纪录片编辑室》



东方出版中心

目击 纪录片编辑室

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 著

■告诉你真实的故事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告诉你真实的故事/《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1. 1

(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

ISBN 7-80627-643-2

I. 目... II. 纪... III. 电视纪录片 - 解说词 - 中国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656 号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告诉你真实的故事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4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印数: 5,000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643-2/I·194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纪录片编辑室》是由上海电视台制作播出的一档颇具影响的电视纪录片栏目。本书所选的《毛毛告状》、《大动迁》、《德兴坊》、《半世纪的乡恋》、《忠贞》等 14 篇精彩解说词,当时作为纪录片播放时,曾轰动上海,有的是街头巷尾争说,有的是屡获国内外奖项,反响十分强烈。现在,把这些令人难忘的纪录片的解说词以及编导们所撰写的札记付梓成书,以飨读者,让读者能重温当初收看这些纪录片时的心情,回味那些并不遥远却震撼心灵的往事,并从编导们撰写的札记中了解当时采访的内幕和当事人的近况。



目

录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目录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目录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目录

目击纪录片编辑室·目录

1

A

流变都市

- 大动迁 / 3
 - 尊重纪录片的纪实品格 / 21
- 我的潭子湾小学 / 23
 - 从小角度反映大背景 / 37
- 德兴坊 / 42
 - 我拍《德兴坊》 / 57
- 上海滩最后的三轮车 / 62
 - 上海的原始“叉头” / 78
- 十字街头 / 85
 - 人生路口 / 91
- 毛毛告状 / 98
 - 我的朋友赵文龙 / 119

B

放歌人生

- 薛范的歌 / 129
 - 《薛范的歌》拍摄散记 / 140
- 空间——严华的自述 / 145
 - 从生活空间到情感空间 / 156

AKU60/04



- 十五岁的初中生 / 161
为了受伤害的孩子 / 171
- 忠贞 / 173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爱情故事 / 204

C

故土恋情

- 难言黑土情 / 213
关于《难言黑土情》的对话 / 237
- 半世纪的乡恋 / 243
纪录历史与时代的印痕 / 265
- 魂归何处 / 273
话说《魂归何处》 / 289
- 我们眼中的法兰西(之一)
——父亲·母亲 / 296
睁个心眼看世界 / 303

从《纪录片编辑室》想开去 / 307

编后语 / 320



A 流变都市





大 动 迁

编导 章焜华

摄影 朱 盾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旁 白:被“交通难”深深困扰着的上海。

上海现有市区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大约 993 万人,每天行驶的各类车辆 640 万辆。30 年代的马路早已承受不了 90 年代的人流与车流。据了解,目前上海经常阻塞的路口达 52 个,受阻时间少则三、五分钟,多则半小时,车辆平均速度每小时只能跑 3 到 4 公里。

也许这还不是最坏的。历史留给上海的跑道,实在过于狭窄。

司 机:有时候,堵车堵得要打瞌睡,我看到跑南北干道就害怕。前次跑南北干道,从汉中路到恒丰桥,要 40 分钟。

一乘客:这里天天这样挤,4 点半下班,回到家里要 7 点钟。

一乘客:交通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车子每天都这样,本来只要 20 分钟,现在来回要 4 个小时,每天上班已经很累了,4 个小时太吃力了,要考虑到我们这些上班职工。

旁 白:被“交通难”搞苦了的上海人,急于摆脱历史欠债的困扰。成都路高架道路工程,就是上海人搞活市中心区交通,不得不走的艰难的一步棋。



吴念祖(上海市工程管理局副局长、成都路高架道路工程副总指挥):成都路高架工程处于上海市区南北方向轴线位置上,这个工程地位很重要。高架工程南面从中山南路、鲁班路开始,一直到北面中山北路共和新路,全长 8.455 公里,高架路面 25.5 米宽,上面是 6 个车道,地面是 8 个车道,这个工程是建国以来上海市中心区规模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

旁 白:成都路,从南到北横穿上海市中心人口十分稠密的 4 个区,它是一条老的交通干道,但是,实际上原来并没有全部贯通,其中局部路段仅有 7 到 9 米宽,正在进行的高架工程,要求把路面全部拓宽到 50 米以上,在结点有立交桥的地方,则要拓宽到 70 至 80 米。这是一项动迁波及面相当广阔的工程,它要求沿线近千家单位、18 000 户居民,忍痛搬出家园,为工程让路,于是便开始了上海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十万市民大动迁。

中国人有句话,叫“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当解决上海“交通难”的短痛,需要成都路沿线十万市民承担起来时,这滋味决不是轻松的。

字 幕:1993 年 8 月,上海电视台摄制组深入成都路沿线,开始追踪采访上海建城史上空前的十万市民大动迁。

记 者:这里是什么地方?

赵沪光(动迁组工作人员):丁盛里。

记 者:这里房子很小。

赵沪光:很小,这里是我们区比较有名的危房住宅区,居民居住条件比较差,成都路从北到南正好从这里横穿过去,这里是我们闸北区第一批动迁的试点地段。

旁 白:一开始,我们就感受到动迁工作的艰难。在采访单玉山老人时,他根本就没让我们跨进他家的门坎。他为不能一次搬进新居,需要临时找住房过渡,大光其火。



编导章焜华在采访动迁居民。

老人住的地方，是闸北区丁盛里，上海有名的棚户区。解放后，一直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成都路高架道路将从这里经过，住在这里的棚户区居民，乔迁有日了。

但是由于高架工程急于上马，安排动迁户的新房还来不及盖好，成都路沿线 80% 动迁户，必须拿着政府发给的每人每月 60 元补助，自己找地方暂时安顿，过渡一年多，然后才能真正住进新居。

一居民：要搬两趟，这样子搬，命也没了。

一居民：全是七十几岁的人了，我娘七十多岁了。

一居民：小青年就算了，全是七八十岁的人。

一居民：这幢楼面我调查下来，大概只解决 50%，还有 50%，国家要拿出钱来，每人每月 60 元，一年 720 元。这个钱如果预先投资造房子，国家财政上是一笔收入，老百姓也能一次到位，那更好一点，我算一半好了，不算 10 万人，我算 5 万好了，5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大动迁

流变都市



万,60元一个月,多少钞票,就是300万,一个月300万,这个钱,说老实话,谁拿去了?你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国家拿不到,谁拿去了?第三者拿去了,是不是?

旁白:然而,政府有关部门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杨小林(上海市建委主任):主要是因为成都路的改造,越来越好,上海交通太紧张,一年四季都不行,24小时基本都没空,紧得不得了,所以急于要搞成都路高架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动迁房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开始的。确实是这个情况,最好是能够推延一点,推延一点,动迁房就全盖好了。现在这样子呢,可能动迁上多花了点钱,工程设施上多花了点钱,但能够提前一年使上海交通有所改善,跟这点相比,还是划得来。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好花钱买时间,花钱买交通?

杨小林:对,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

旁白:十几天后,我们还想去访问那位怒气冲冲把我们挡在门外的老人单玉山,他已经悄然搬走了,搬到他自己租来的过渡房,给成都路高架道路让开了一条道。

老人一家,从1943年就住在丁盛里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斗室里,孩子一个个长大成家,老人就一层层往上搭阁楼。直到再也搭不上去了,老人只好挖地三尺,向地下找出路。要不是听说要建高架道路,老人原准备往下再挖出一个房间来。

丁盛里里弄干部:我们不会给高架工程拖后腿,是积极支持的。

我们这里的居民好讲话,文化水平不高,讲话没修养,有什么就哇啦哇啦说出来,到最后,你给他通情达理解决了,他们也是讲道理的。

旁白:话是这么说,但我们还是想见到单玉山本人,五个月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临时过渡的住房,不巧,老人不在。



单 妻:你们今天来是什么意思呢?

记 者:就是访问访问你们,前次你们很不高兴,搬到这里来,我们想看看现在到底怎么样?

单 妻:你们太辛苦了,从什么地方来的?

记 者:上海电视台。

单 妻:上海电视台,我还以为是闭路电视呢。

记 者:过几天,我可能还要来一次。你跟老伯伯说,不要再赶我们了,我们好好谈谈。

单 妻:现在不撵你们走了。

旁 白:我们放心不下,决定“四顾茅庐”。四天后,单玉山特地理了发,穿上新衣服接待我们。

单玉山:你到我单位去打听打听,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坏事一点没做。我出身就是穷光蛋,讨饭出身,我到上海,旧社会也好,新社会也好,我没有做过一点点坏事,我没有写过一寸长的检讨书,工作二十几年,山西、山东跑了多少省,我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点错误,现在国家需要我们这块地方了,我们应该让,只要市领导号召了,我们绝不耽误事,政府还贴我们每人每月 60 元呢,我们生活再困难一些,我总归要把地方让出来,不叫人家为难,那么,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没住进动迁房就死了,那才对不起我的老伴呢。

记 者:一辈子也没住过自己的新房子。

单玉山:对,对,这倒是实事求是,我一辈子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只住破窑洞,住了几十年。

记 者:希望赶紧住到属于自己的新房子里去。

单玉山:对对,我就是这个想法,实事求是。

旁 白:1993 年八、九月份,成都路沿途到处充满着大动迁特有的气氛。



芷江西路 220 弄大楼也是成都路高架道路的必经之地。住在大楼 6 号 3 楼的王明生、朱双粉夫妇,有一套装修得相当不错的住房。

王明生(上海航空发动机厂职工):我是 1982 年住在这里的,住了 10 年,1989 年 9 月份厂里委派我到香港去,去了 15 个月,当时手里有一点钱,想想自己苦了这么多年了,把住房改善一下吧。从去年 5 月份开始动工的,大概到 8 月份左右吧,开始享受。

记者:装修了三个月,花了多少钱?

王明生:总共……大概花了一万四、五千元吧。从今年 4~5 月份,知道要搬迁的时候,说实在话,震动是比较大的,确实有点想不通。刚刚弄好一年还不到,马上就碰到这么大的损失,我毕竟不是大款,从三、四月份报上看到消息后,我就研究,市政府决定建设成都路高架桥,当时是很关心的,很关心的。

记者:当时不知道拆迁范围?

王明生:知道范围,知道很危险,很危险,跑不掉,逃不掉,想避也避不掉,怎么办?只能算了。

记者:有什么想法?

王明生:有想法,说老实话,这也不怨国家,为什么?因为这是从上海全局考虑的,但落实到我个人来说,是吃亏了,肯定吃亏,总感到很可惜。我们才住了一年,就没了。人民币贴到墙上去,撕都撕不下来。

朱双粉(王明生妻子,上海压缩机厂职工):真的,装修房子很吃力的,我装修了近两个月,而且是大热天弄的,到今年最多一年,刚刚弄好,享受也没多少时间,索性让我多享受两年吧,心里也气得过。现在这样子,拆肯定要拆了,我也算了。我跟丈夫讲,借房子去吧,单位里没房子,只好自己借。我跟丈夫讲,你到



单位去讲呀,他说:我是厂里工作的,厂里没房子,硬要厂里给,怎么弄法呢?我还要在厂里工作的,让厂里太难堪干嘛?我们自己找了好多地方,现在找到了,在张庙,房子一定下来,我马上就签动迁合同,省得人家跑来做工作,人家也挺忙,算了,总归服从了。前两天,我像傻了一样,到处看有什么地方好拆,地板胶得太牢,撬也撬不掉,丈夫对我说:算了,不要撬,没意思的,撬出来也不灵,你撬它做什么?不要撬。我说,瓷砖不好撬,地砖呢?他说,你不要撬,没意思。我也就不说了,有一天,他上班去了,家里没人,我坐在沙发上,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我拿了把锤子和凿子,想凿凿看,一凿,地砖的一只角凿坏了,胶得太牢了,我撬了三块,眼泪也出来了,我也不想撬了。我想,算了,算了,没意思了,不过,想想很窝囊,对吧?我们钱赚得不容易,我们夫妻俩人在厂里做的,靠工资的。

旁 白:几天后,我们再次来到6号3楼王明生家,他们正张罗着准备搬家。

家具是根据房间大小设计的,要搬,只好化整为零,锯开,否则就搬不下去了。见此情景,朱双粉哭泣。

1993年9月中下旬,成都路沿线的动迁明显加快。9月26日王明生搬家,我们赶去拍摄。

朱双粉:辛辛苦苦把房子装修好,现在你看,弄得……钱不去提它了,精力花了很多,今天一天工夫就拆得不像样了。

记 者:再苦一年,再建设。

朱双粉:哎,对。

王明生:这是我们厂老叶,前几天,他知道我要搬家,他说,搬家的日子一定下来就通知我,我和厂长、书记一起来送您。

叶先生(上海航空发动机厂工会主席):我们厂一共有两位同志在这个工程中要动迁,需要落实过渡住房,但客观上我们厂



拿不出住房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只好想办法帮他们找过渡住房。老王自己也积极努力,到处奔走,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和帮助,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过渡性的。以后,我们厂还要做好几个工作,第一,现在过渡费比较贵,靠国家补贴是不够的,他家3口人,国家只补贴180元,显然不可能租到一个合适的房子的。我们厂经过厂长书记研究,决定帮他挑掉一半,这样他们的负担相对就可以轻松一点了;第二,今后,我们厂如果有合适的房源,我们愿意先给他安排解决;第三,在他过渡期间,如果有什么困难,工厂党政领导表示一定帮助他解决。我们认为,对这个工程的动迁,首先组织上要有一个姿态,积极支持市政府搞好这项工作,组织上有这个态度,职工心里就踏实了,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旁白:王明生借的临时过渡房,在远离市区的张庙,长江西路。

记者:您刚才搬进来时,什么东西先搬进来?

朱双粉:晒衣裳竹竿,竹竿子,节节高,讨个吉利。

王明生: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一,下次分房子,希望能稍微舒服点;第二,快一点,越快越好!

记者:您有什么愿望?

朱双粉:我也是一样的,一个心愿。

记者:赶快结束过渡期对吧?

朱双粉:对,赶快搬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去。

王明生:什么道理呢?我这个过渡房只订了4个月,很可能在4个月里会有“花头”,协议书写得清楚:甲房要用房,乙房要无条件迁出。我现在有后顾之忧。

旁白:成都路高架工程的拆迁安置,因为动迁用房来不及造好,被拆迁居民一般先由其所在单位予以解决,等动迁房造好后,由动迁单位把房子还给该单位,利用时间差,渡过暂时的难



关,这就叫“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果那家单位抱不动自己的孩子呢?

上海冶金机修总厂退休工人赵洪海和他老伴,就是这么一个无法临时过渡,需要特殊照顾,而自己单位又抱不动的“孩子”。

赵洪海:我们两个老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他们无法来关心我们。我老伴是4月27日发病的,已经4个多月下来了,是我照应她的,现在用人用不起呀,怎样发病的呢?早上到小菜场买好小菜回来,上二楼时……

赵 妻:我摔了一跤。

赵洪海:从此就站不起来了。我也知道厂里没有房子,厂里原来准备让我们到五角场的一个仓库里过渡,可我老爱人要看病的,怎么办呢?老伴听说那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

赵 妻:我没有马桶不行,我要上厕所的。

赵洪海:她急得要命,我讲你不要急,现在你要以身体为重,其他不要你关心,你身体要当心,活得长一点,胡思乱想就不好了。

旁 白:动迁工作组的人到处为两位老人奔走。事情提到了街道、区和冶金局的有关部门。

张有铭(成都路工程芷江街道指挥部工作人员):我们区里没办法,我们指挥部拿不出房子,我跟小叶再三商量,没办法!

叶震林(成都路工程指挥部):这一户没有办法过渡,就是给他现房,也要有一定条件。

张有铭:怎么办呢?只有请冶金局帮忙。所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很同情。但是赵洪海的单位是个亏损单位,效益很不好,赵洪海本人也知道。那么局里想什么办法呢?第二次我来的时候,我很感动,他们处长整整打了半天电话,没办法解决,我